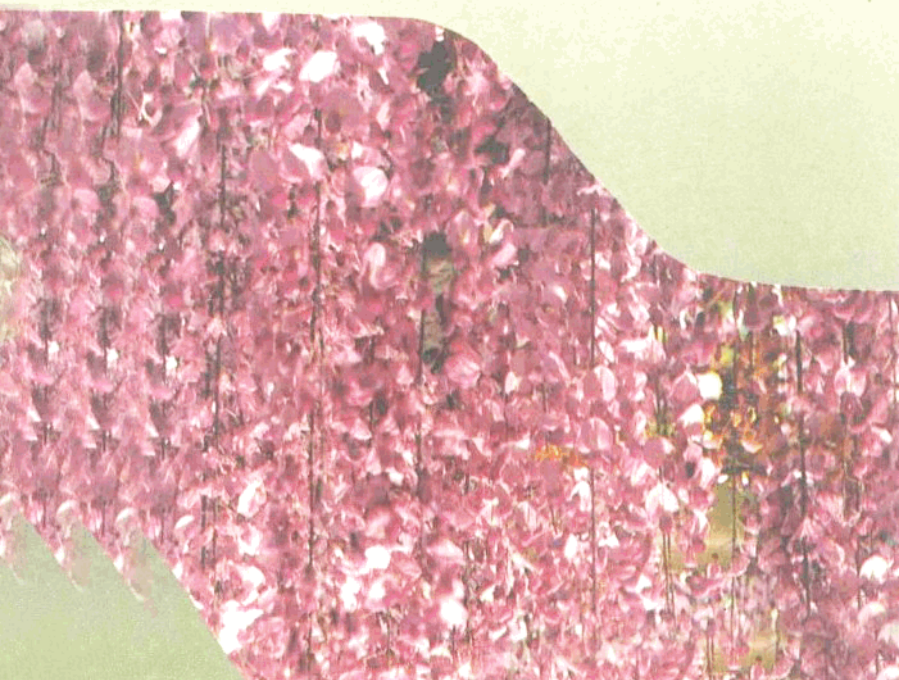


H U A Y U C A O

花与草

○周榕芳/著 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花与草

○周榕芳 / 著

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书 名:花与草
作 者:周榕芬
出 版
发 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5 号)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南昌市百花印刷厂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印 张:5.375
字 数:10.5 万
版 次: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8.00 元
书 号:ISBN7—80579—811—7/1·667

邮政编码: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耕耘者的脚印

李国文

榕芳是我的老朋友了。

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，是在 1981 年夏季。那年，南昌真热，可庐山却吸引了许多作家光临。他当时在编《百花洲》，我们就是他们那个大型文学刊物邀请来的。

芦林湖畔，风斜雨冷，含鄱口上，云飘雾罩。当斯时也，即使作家们也少有聚首的机会，所以，到了陌生的地方，要一下子记住所有来参加笔会的客人，和主办单位的人，姓甚名谁，做什么的，是很困难的。于是，只好抓住某个人的一些特征，加强记忆。其实榕芳并未始终陪着我们，但他自信的笑声，侃侃的谈吐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起初，我以为他是参加笔会的一员，后来，才知道他正忙着发稿，匆匆一面，就又回到火热的南昌去了。别人也告诉我，他的作品，不落俗套，值得一读。然而他走了，也就抱憾了。新时期文学开始，正是用人之际，有许多写诗的去编诗，写小说的去编小说，好多作家同时担当着编辑职务。而一些编辑，实际上也不少写东西。榕芳就是这样一位双栖型的作家编辑，或编辑作家。

从那以后,我们就不断来往。一,他健谈,二,他多思,三,他尽管离开文学较远,但作为一个文学田圃上的耕耘者,对文学仍是一往情深的。所以,他每到北京,总要来坐坐,实在忙得脱不开身,也得打个电话来。话题也就只有一个:文学。

他写小说很早,和我们许多人一样,差不多在70年代末就动笔了。因他的作品累累发表,说是归队,才调他到编辑部来的。但遗憾的是,他投入了这个角色,自己的笔,也过早地停下来了。80年代初期以后,他的作品数量,就日见其少。全部精力用在《百花洲》上,为他人作嫁衣裳了。

我常想,新时期文学的繁荣,是和这些编辑,为涌现出来的作家,不但扶上马,还要送一程的忘我精神分不开的。我也知道,有些后来成名的作家,当初几乎是被编辑一字一字地改,一段一段地改,甚至一篇一篇地改,才渐渐成熟起来的。因此,假设榕芳从那时起,能够一直写下去,写到今天的话,我不敢断定他要比时下成名的同龄作家强多少,但至少不会弱到哪里去,是可以肯定的。

因为,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,从他即使在80年代初期问世的作品里,就已经透出文思的老道和技法的娴熟。到底是科班出身,功底扎实,这一点,从他能够从与别人不同处落笔,另出蹊径,便见其独特的文学个性。

那时,绝大多数作家还流连于逝去不远的浮云流水,为昨天或者前天的幸欤不幸,一歌三叠,辗转徘徊。榕芳在《展裘志》里,已把视野投向一千多年前的唐代,聚焦于伟大的诗人白居易,展开一轴历史的长卷。而作家和演艺界掀

起复古的高潮，为帝王将相作传，把后妃的风流韵事推向极致，则是他这篇作品发表后的5年或10年的事了。

得风气之先，正是一个做作家的职业敏感。我想，他的自信，是建筑在他对于文学的把握上。同样，像《春雨绵绵》、《为官者》，应该说是新时期文学中比较早期的关注党风建设的作品。现在读起来，也有难能可贵的感慨。在反映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同时，能够以敏锐的目光，发现到这些萌芽于前进途程中的官场弊端，将其诉诸笔锋，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。

所以，当他将这些作品编成一个集子的时候，我倒并不惊奇他写出的这些，而是诧异他那么早地就写出了这些。因此，也不免为他抱屈，如果，笔耕不辍至今，也许至少不止是这本作品集了。

一个人注定是什么角色，似乎也是天定。所以，我从他的笑声里，从他品评作家时的谈吐中，听出了这种无奈之感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！他在《百花洲》当编辑，当主编，当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社长，又去当江西人民出版社社长，总之，作家梦离他愈来愈远了。

不过，我还是想说，这个梦无论多远，只要文学之心在，就不等于渺茫，更不等于消失。

既然，留下了这第一个文学的脚印，那么对跋涉者来讲，在编辑生涯之余，提起笔来，再作冯妇，又是有何不可的事呢？何况，编撰之间，并无鸿沟，那么，期待榕芳迈出第二步，第三步，留下更多文学脚印，难道不正是他的朋友们顺理成章的企求么！

目 录

1	耕耘者的脚印/李国文
1	春雨绵绵
14	展裘志
37	为官者(三题)
	彩照
	屏风
	班车
45	老传达轶事
60	睡
71	花与草
92	山棚村夜雨
109	红旗歌

117	朝霞·月夜
	三湾朝霞
	龙源口月夜
126	八月十五月儿明
130	正是春光烂漫时
136	兰姐与鲍君
142	感光与录音
149	水仙花开
153	在好美的土地上
159	我的作家梦(代后记)

春雨绵绵

春雨绵绵，随风潜入夜

.....

“喔，喔喔——”厅堂里圆脸阿五家的公鸡啼叫简直比闹钟还要准时。他打开电灯一看，正好是四点半。他像往常一样翻身起了床。老伴在床上迷迷糊糊地问：

“不多睡会儿？又不赶上早班了……”

他没吭声，从五斗桌的底层抽屉里拿了两张手纸，出了屋。打开厅堂大门。

“喝，下雨啦！”他又折回屋

里，脱下刚穿上的棉鞋，换上了雨靴；摘下挂在墙上的一顶大斗笠，这才出了大门，踏着泥泞，向公共厕所走去。

厕所里黑洞洞的，只有他鼻尖下的烟头，随着吸烟，一闪一闪地有点火红。他透过窗棂，望着黎明的天空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是，他感觉到，那绵绵的春雨分明在飘啊飘……就在这朦胧的春雨中，两天来发生的事就像过电影似地在他眼前浮现……

他离开市委大院已经整整十九个年头了，这十九年来，他一直在码头渡口收票。每天早晨六点钟上班，下午四点钟下班。除了“轰轰烈烈”的那几年，常有“造反的”登门造反外，平时，很少有人到他家来，可是，从前天起，他那偏离市区、素来冷落的门庭忽然变得热闹起来。停在门口那条小道上的有小轿车、小吉普、“小面包”，也有全包链的“凤凰”、崭新的“永久”和“飞鸽”……络绎不绝来访的人中既有过去的一些老朋友，也有他素不相识的人。老朋友不用说是来祝贺的，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呢？他们往往先自我介绍一番，然后则甜蜜蜜地对他说：

“曾书记，您今后可得多来我们下面走走，指导指导工作，啊？哈哈哈……”

那一副副动人的面孔，都是笑、笑、笑！那笑容可掬的样子，是他十九年前少见过，更是这十九年来少见过的。

蓦地，一副三角面孔在他眼前晃动。他眨巴眨巴眼睛，却赶不走它，反而越来越清晰了。这是市委一位副秘书长的尊容。这位副秘书长不知是哪一年到市委工作的。可是，他两年前就认得这张三角脸了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的

第一个春天，他给市委写了一份报告送去。当时，秘书处里就这位副秘书长在。他将报告递了过去，没想到，这位副秘书长只看了一眼题目就挡了回来，那眼睛里白多黑少，脸孔冷冰冰的，就像竖在陡坡公路上提醒司机“危险”的三角路标；并且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唔，想翻案？！”他二话没说，拿回那份报告转身就走。可是，那冷冰冰的三角脸却印在他的脑海中……

没想到，昨天晚上，这张三角脸却满面春光——像三叉路口开满鲜花的街心花园，并且十分尊重地向他恳求（近两天来，这是第三次了）：

“曾书记，您还是搬到市委大院去住吧！那儿的条件虽说不很理想，但是凑合着还可以，最重要的，是为了方便您的工作……”

他没有答应。理由是住在这儿已经习惯了。家里就他和老伴两个人，住市委大院一套房子，一是浪费，二是寂寞，不如这儿好，邻居多，热闹。副秘书长又说了许多听起来对领导体贴入微的话，磨了很久、很久，好像不达目的就不走似的。最后，还是他的老伴出来解围，说过一段时间再考虑吧，老头子要睡觉了。那副秘书长才讪讪地走了……

……他觉得脚有些发麻了。平时他没蹲这么久——要赶着上班嘛——今天想着，想着，显然多蹲了一会儿。当他慢慢地站起来的时候，猛然浮起一个念头：怎么？难道自己也像不久前看的大仲马小说《基度山伯爵》中的邓蒂斯那样，一夜之间从死囚徒变成了亿万富翁？而人家基度山，得了一笔数不清的财宝；自己呢？还是一无所有！只是收到

了一张省委的红头文件，宣布推倒强加在他头上的“右倾反党分子”的错误结论，并恢复他十九年前的职务——市委书记，第一把手……

厅堂里，烟雾濛濛。一盏蛋黄色的电灯吊在厅堂的正梁上，算是照明。

这是一幢南方常见的老式住房：一厅六房。房间不算大，厅堂却不小。这里整整住着六户人家。由于没有厨房，每家每户的房门口都摆着一个炉子或砌着一座灶——厅堂成了公共厨房和饭厅。这六户人家都在码头工作，三家是搬运工——拉大板车的，两家是装卸工，加上他——渡口收票的。这几家人，平时都起得很早。起床后，女的在厅堂里生火做饭，男的便提着菜篮子上街买菜；唯有他例外，因为要赶着六点钟上班，所以，菜是由当小学教师的老伴头天下班时带回来的。

往常，这个时候，他从厕所回来，准会在大门口碰上这几家去买菜的男人。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向他打招呼：

“老曾头，好准时啊，哈哈……”

而他呢，便会打趣道：

“看准些秤，别上当了……”

接着，厅堂里就会爆发出一阵笑声。笑声过后，便是女人们叽叽喳喳交谈，评论社会上奇闻异事的声音……

然而，今天，当他在门口碰到这些上街买菜的邻居时，他们却显得很别扭。那么大的门不走正中，却鱼贯似地从门边溜出去，见了，谁也不吭声。唯有住在他对门、拉板

车的圆脸阿五,因为出早工,扛着个车轮子,没办法,站住了脚:

“嘿嘿,老曾头,不,不,曾书记,嘿嘿……”那声音只在喉咙里滚,圆锣似的脸不自然地笑着。

厅堂里也是静悄悄的,女人们鸦雀无声,就连柴火燃烧时劈劈叭叭的响声都显得格外的清脆。不知怎么地,他对这种寂静感到很不自在,他呆呆地站在大门口。

“喂,你怎么啦?”老伴冲着门口喊:“外头刮风下雨的,当心凉着……”

他没有动身。他的脑子里正在盘旋着:怪呀,两天来,这些邻居怎么都变了?话变得没过去那么多,人变得没过去那么亲热,甚至脾气也变得没过去那么粗鲁了。还有,他们家的孩子,这两天晚上也不到他家来听故事、打打闹闹了。可是,这能怪得孩子吗?他们的父母不让来!这又怪得他们的父母么?自己的房间里这两天不是送走了一批“客人”又来了一批“客人”,直到深夜?而这些“客人”在搬运工、装卸工的眼睛里,哪一个不是挺大的“官”!人家怎么敢来呢?所以,两天来,除了自己的家宾客盈门、热闹非凡外,其余的五家,倒清静得很,大人们早早地就带着小孩关起屋门睡觉去了。又只有圆脸阿五热情些,晚饭后,还会站在房门口看着客人来来去去;有时见客人多了,椅子不够,还会主动地从各家收集些矮竹椅、长板凳送来。不过,阿五的6岁大女儿也很快会来拖爸爸去睡觉。唉,这究竟是因为什么?……

“喂,你到底怎么啦?没听见怎么地?”他觉得有人拉他

的衣襟，定睛一看，老伴站在他的身边。

“去，帮我扇扇炉子，我去买几根油条。”老伴说着就往门外走，“唉，要是那女儿还在，今年该二十了，我也有个帮手……”她边走边唠叨，声音随风飘进他的耳朵里。

他站在煤炉旁，一下一下扇着扇子，煤火渐渐地旺了起来。锅里在煮稀饭。这也是近两天的变化。往日，为了赶时间，老伴总是在头天煮晚饭时多下一筒米，盛出一碗饭，第二天清早炒一炒，让他吃了去上班。可现在老伴却煮起稀饭来了，并且还要去买油条，这不是变化么？扇着、扇着，他又想起老伴刚才说的话……

他们夫妇本来是会有个女儿的。二十年前，他从朝鲜最后一批回国，到这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城市当市委书记。那时，28岁的老伴怀了孕。秋天，他带着民工们上山挖矿石、砍柴烧炭，两个多月没回家。老伴所在的小学也停了课，砌起土高炉来炼铁。她和大伙儿一样，轮流在炉旁拉风箱，整整三天三夜没下火线。就在第四个黎明到来的时候，第一炉铁水终于从炉口喷流出来，通红通红的。大伙儿欢呼雀跃。而就在这欢乐的时刻，老伴却捂着肚子，疼得昏了过去：她，流产了。五个多月的婴儿已经辨认得出是个女孩……事后，他虽然婉惜得很，但还是安慰老伴说，别痛心，咱们还年轻嘛！再说，眼下正是大忙的时候……

谁知，第二年冬天，他就遭到批判，并且在三个月后，就离开市委大院，到渡口收票。原来，他在看到那份罢掉彭老总的官的文件之后，写了一份“万言书”寄到北京。他以一个保卫延安时彭老总身边的小战士、抗美援朝时彭老总手

下的一名通讯营长的身份，并以他所领导的这个市一年多来的许多事实，证明彭老总对革命的赤胆忠心，证明彭老总“那封信”是正确的。他以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神圣的民主权利和义务。可是万万没想到……唉！十九年来，他有时也会想象那个没见过面的小女儿的模样，一定是很可爱的。然而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自从那次流产之后，老伴就再没怀孕了……

“哎呀，你今天到底怎么啦？这稀饭都冒出来了，还在扇？”老伴的嗔怪声传进他的耳朵里。他猛醒过来似的，睁大双眼一看：可不，锅沿、锅盖上、炉子边尽是冒出的米汤……

时针正指七点。他提上雨伞，准备上班——今天，不是去渡口，而是到市委大院和常委们见面。刚走出自家的屋门，就听见大门外传来一阵喇叭声。一辆米黄色的小轿车在灰濛濛的春雨中驶到大门口停了下来。车上跳下一个人，一进厅堂就喊：

“曾书记！曾书记——”

他听了感到刺耳，抬头一看：又是三角脸！便皱了皱眉头问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嘻嘻，曾书记，是这么回事。今天，这天上下雨，这路上挺滑；市委大院离这儿又远，你年纪也大了，我向秘书长请示了一下，派辆小车来接您上班。车就停在门外，请您上车吧！”那三角脸上堆满殷勤的笑容。

见到这张脸，不知怎地，他就感到有些恶心。他用淡淡的口吻问：

“就今天？”边问边往大门口走。

“不！不！”副秘书长跟在他的屁股后头，“曾书记，是怎么回事。既然您不愿现在就搬到市委大院去住，我已经请示了秘书长，今后为了方便您的工作，每天派车接送您上下班啰。”三角脸带着欣喜的口气连忙补充道。

“哦？”这时他走到大门口，站住了脚，回过头来，问：

“市委机关在大院外住的有多少人？”

“一百零八个！”三角脸准确地回答，并抢先拉开了小汽车的门，等待着书记上车。

他没有上车，又询问：

“那么，你们秘书处每天都派车接送他们上下班啰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！哪有那么多的车！再说……”三角脸却说不下去了。大概是突然明白了他问话的用意，只好站在那儿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把车开回去吧！往后也不要再来了。我也有两条腿！”他声音不大，却斩钉截铁。

三角脸的脸色红一阵子、黄一阵子，真难堪，正好这个时候，他的老伴走了出来，看到这种情景，又来解围：

“副秘书长，您可别生气。老头脾气怪。他不是不愿坐车，是不服那汽油味，闻了就头晕，想吐！”

他听了，心里暗暗发笑：老伴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说谎？我老曾头怕坐车？怕汽油味？在朝鲜战场上，我哪一天不要乘着美国吉普在崎岖的山路上跑？但他没说出来。

副秘书长一听，转愁为喜：

“喔，喔！是这么回事。那好，那好！听说曾书记会骑车，我马上叫他们送辆‘凤凰’来……”边说就边往小轿车的门钻去。可能是太紧张，也许是不小心，总之，那尖头一下子撞到车门上！

“哈哈，哈哈……”一阵舒心的笑声。

他回过头来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厅堂的大门口，站满了五家邻居的所有大人和小孩。他们刚被三角脸的洋相逗笑了。

那米黄色的小轿车在春雨中一下子就消失了，只是车屁股那两盏黄灯像两个眼睛似地在雨雾中一眨一眨……

“老曾头，不，曾书记，您这回可是有车不坐！”

他一听，准是圆脸阿五！一看，果真。这阿五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吃早饭的，正端着饭碗，站在人群中，边吃边笑着说。那剃得光光的圆头上，那红扑扑的圆脸上都沾着一点一点的泥巴，和着汗水流着。

“不坐！不坐！省得这车子天天开到这儿来挡道！”他风趣地回答。

“可不是？刚才还溅了我一脸一头的泥！你们瞧，我可以唱花脸了吧！”

人们见阿五那模样，又哈哈笑起来。

“阿五！”他却故意板着脸孔，“往后再什么‘真书记’‘假书记’地喊，看我不敲掉你的圆头！”然后他对大家说：“咱们是多年的老邻居了，还是喊老曾头好！”

这时大人们没有笑，他们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：这老